

和縣志卷十一

藝文

至理著於名言藝文其散見者也古之君子性靈無滯
聞見淵博故能因物取義比類屬詞如宋廣平梅花一
賦蘇味道見而許為王佐才此其高唱絕俗固不必求
知己於異代而文以人重抑且並志於東川殆非和邑
之所得而私矣自是而後才人繼執其道彌篤衆家之
作日以滋廣大都志向迥異風韻殊別或匡事論事而
抒忠愛之忱或撫景興懷而寓幽貞之志觀其體勢亦

可概其生平故擇其尤雅者以次而萃輯之有能留心
著述自成一家以見志者亦為詳載其集目以示勸馬
志藝文

灋水石橋記

隋失名

以前闕我皇帝垂衣秉歷經地補天二曜連暉五精合
彩輕徭緩賦仁被草木好生惡殺澤及豚魚灑法雨以
潤羣生建寶幢而導默首四民迎化九服從風涖州南
和者星膺胃昂地連趙魏水陸交會人物殷阜斜眺
衡漳金鳳凌波而釋色却瞻瀛碣玉馬映雪以騰光於
斯時也使持節儀同三司刺史辛公以明德上才舉惟
此境公名慤字士信隴西狄道人風神秀起雄圖傑出
博覽書傳總括藝能行成規矩言為楷則是以曳裾棘

座高步礼園市朝遷革位望弥重建旗之部威惠俱行
名閑憲章深練治体推誠化下竭心奉一奸豪悚疊黎
庶來蘇翊軍將軍司馬田威馮翊廣陽人也志業平允
操履廉白舉目持綱弼諧蕃政野絕帶牛之暴市息飲
羊之欺又有宣威將軍縣令馬君以美譽清風製錦斯
邑君名暉字士暉扶風始平人器量宏深風韻清舉信
義聞於州里孝弟著於閨門歷官二朝頻宰三色明於
剖斷善於綏養留心庶獄小大以情冠盜出奔囹圄空
寂故使鄉閭郭睦風俗和平家誠廉恥人知礼让芄芄

之麥競秀兩岐泄泄之雉共標三異縣尉兗州陶縣孔
經州高平縣魏君遊並地望清華人才謹素堂官理
劇煩而不擁縣城之北有澧水焉其水也上引七里之
源旁吸百泉之口控清引濁冬溫夏涼噴氣朝興則日
日晝閣澄波夕映則朱霞夜朗厥水上虽有舊橋毋
經之漲隨流漂瓌車牛隘弱行李艱辛有縣老人宋文
彪等悟鏡象之非真知水泡之難駐薰修十善回向一
乘各竭貲產兼相勸化敬造石橋以濟行者以開皇十
一年龍集於淵獻月躔於降婁安共經始數年乃就碧

桂浮空烟雲等色金隄枕浦杞柳交陰浩浩乎似應龍
之導盟津戔戔乎若靈鼉之冠方文以此善因廣度危
難仰願皇帝陛下尊居太乙

唐皇后配象陰精

德高任姒皇太子比曜前星三善光備内外文武州縣
官察法界含生咸蒙斯福竊以洛陽路首猶傳起之
書成都柱下尚題長卿之筆况復業隆邃古功濟生民
下有標揚孰宏勸獎於是立碑路側以彰厥功樹之風
聲懸諸日月其詞曰星漢西轉川瀆東傾疏導雲及泮
梁乃成悠悠行道隱隱車声虽言利濟詎免危城一大

悲極物寶珠斯現瀉水疑瓶貫花似縱深宏利益廣開

方便若斷疑網能除毒箭二其我皇負宸居臨萬方下調

玉燭上叶珠囊自環獻祉丹書效祥藻心元寂邁彼輪

王三其邨戰北走澧淵旁射桑麻隱挾川疇平易是稱爽

愷寔為滋液士女達衽車馬 跡四其明明州將垂恩不

已憂國若家視氏如子溫其玉潤油然雲起竹馬赴期

蒲鞭示耻五其穆穆良宰達於從政導之禮樂申之法令

行令韋絰清同水鏡盜賊休止默黎歌咏六其以後闕

藝文上

梅花賦

宋璟

垂拱三禩余春秋二十有五戰藝再北隨後父之東川
授館官舍時病連月顧瞻危垣有梅一本敷葩於羣卉
中喟然嘆曰嗚呼斯梅記非其所出羣之婆何以別乎
若其貞心不改則是可取也已感而乘興遂作賦曰高
齊寥聞成安山深景翳以斜度風悄悄而亂吟坐窮
簷而無朋進一觴以孤斟步前除以手于荷藜杖於墻
陰蔚有寒梅誰其封植葉未綠而先葩發青枝於宿析

擢秀敷榮冰玉一色胡雜沓乎家草又蕪沒於叢棘匪
王孫其見知將潔白其何極若夫瓊英綴雷絳萼著霜
儼如傅粉是謂何郎清馨潛襲疎葢暗臭又如窈香是
謂韓壽凍雨晚聯宿露朝滋又如英皇泣於九嶷愛日
拱晴明蟾照夜天如神人來自姑射煙海晨昏陰霾晝
閉又如通德掩袖擁髻狂飈捲沙飄素擢柔又如綠珠
輕身墜樓半開半合非然非言溫伯雪子且擊道存或
俯或仰匪笑匪怒東郭順子正容物悟或樵悴若靈均
或歌傲若曼倩或娥娟若文君或經盈若飛燕口吻雌

黃擬議迨遍彼其藝蘭兮九畹采蕙兮五作緝之以芙
蓉贈之以芍藥玩小山之叢桂掇芳洲之杜若是皆物
出於地產之奇名著於風人之託然而艷於春者望秋
先零盛於夏者未冬已萎或朝間而速謝或夕秀而過
衰曷若茲卉歲寒特妍冰凝霜沍擅美專權相彼百花
孰敢爭先鶯語方蟄蜂房未喧獨步早春自權其天至
若措迹隱深寓形幽絕耻隣市塵甘避岩穴江僕射之
孤灯尚寂不怨棲遲陶彭澤之三徑投閒曾無悵結貴
不移於本性方有儷於君子之節聊染翰以寄懷用垂

示於來慈從父見而勗之曰萬木僵仆梅英載吐子善
理物永保貞固

宋文貞公神道碑

唐顏真卿

於戲逆鱗劇止匡救之義深守死不回人臣之致極况乎文章風雅道濟生靈建一言而天下倚平含九德而三光式叙超衆友而獨立者其為廣平公乎公諱璟字

邢州南和人其先出於殷王元子七代祖弁魏吏

部尚書襲列人子祖欽道北齊黃門侍郎并事跡崇高各在本傳高祖元節定州田曹曾祖宏峻大理丞祖務本櫟陽令父元撫衛州司戶贈戶部尚書自由曹至尚書皆寶渚於名而位不克量事見許公蘇頲所撰神道

碑公七歲能屬大一遍誦鵬鳥賦丁尚書府君憂水漿
絕口者五日八九歲時嘗夢大鳥啣書吐公口中喬而
之逐乘而直上條忽驚寤猶若下在胸間自後藻思
日深襟靈益爽年十六時讀易曠時不精公遲而覽之
自亥及寅精義必究明年登進士高第補上党尉轉王
屋主簿相國蘇味道為侍御史出使精擇判官奏公為
介公作長松篇以自與梅花賦以激時蘇賞嘆之曰真
王佐才也轉合宮尉長壽三年從調判入高籌有司時
聞天后親問所欲公以代為唐臣不求榮達詭奏云家

本山東願為國之一吏遠手詔授錄事參軍拜舞趨出
既而詔遂又手詔拜監察御史裏行尋丁濟國太夫人
憂服闋築室反耕志圖不起俄而即日遷殿中侍御史
同列有博於台中者將素名品而黜之博者惶恐自匿
翌日公独正辭引過天后悅而釋之遷天官員外郎鳳
閣舍人御史中丞乃謂所親曰吾比欲優游鄉里不圖
要近驟至於斯其敢廢所職乎乃悉心納忠無所迴避
時張易之昌宗兄弟席寵腸權天下側目公危冠入奏
奮不顧身天后失色倉惶欲起公叩頭流血誓以死爭

拾遺李邕奏曰陛下坐則天下安起則天下危內史令
勅公出公曰天顏咫尺親奉德音不榮宰臣擅宣主命
詞氣慷慨左右震悚遂俱詣台廷立切責二堅服栗氣
索不敢仰視自朝至於日是勅使持杖之公不得已而
罷又令詣公謝罪公拒之後有慘恤二堅來吊公辭曰
責近不宜與執政趨問假滿朝士慰公二監人欲序進
公舉板揖之不得成禮而去神龍之興復也公寔佐其
謀及當酬庸讓而不受曰清宮闕罪事

夏中興功歸明主非曰逃賞誰敢貪天俄拜朝散大夫

吏部侍郎兼諫議大夫遷黃門侍郎嘗遇梁王武三思於朝三思方歆公正色曰之曰當今復子明辟王宜以侯就第何得上干朝政三思慚懼而退請急累月俄而兼攝尚書左丞中宗將幸西京深虞北鄙及兼檢校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又改兼貝州刺史與數人同辭三思独称公住顧之曰諸公已出不可獨留遂揖之而去屢年穀不登國租罷入三思食邑公悉蠲之既屢挫其鋒亦處之自若俄而真罷轉杭州又遷相州為洛州長史唐隆初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粵五日兼右